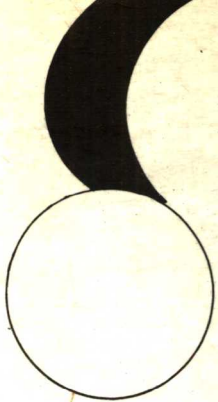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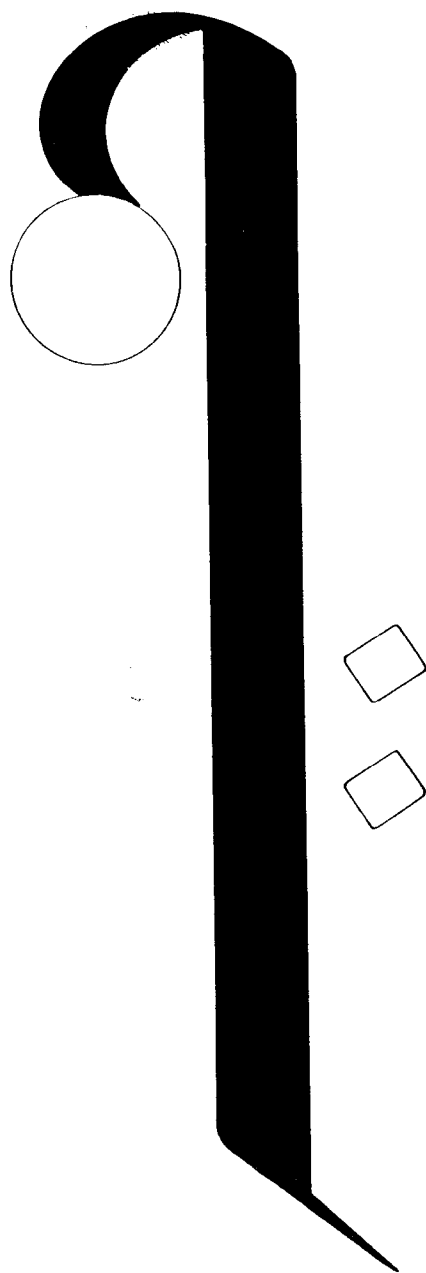
現代中國的宗教趨勢

陳榮捷 / 著
廖世德 / 譯



現代中國的宗教趨勢

陳榮捷 / 著
廖世德 / 譯





MO002

現代中國的宗教趨勢

■作者 / 陳榮捷

■譯者 / 廖世德

■發行人 / 蔡榮婷

■出版者 / 文殊出版社

台北市八德路 3 段 27 號 5 樓之 1

(02) 776-9023 • 776-9028

郵撥帳號：1097976-7 文殊出版社

■門市部 / 文殊佛教文化中心

本部：北市羅斯福路 3 段 325 號 6 樓之 4

(02) 351-1438 • 391-0788

行教部：北市八德路三段 27 號 5 樓之 1

(02) 7769023 • 7769028 • 7312125

■定價 / 250 元

■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第 3643 號

■中華民國 76 年 11 月出版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本書若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更換。

（現代中國之宗教趨勢）序

上月文殊出版社海外聯絡人李佩光先生以書貽予，謂廢世德先生已翻拙著

Religious Trends in Modern China 為中文，著予

撰序。予欣然承諾。非敢謂此書有何精明見地。且予不

是宗教專家，似足濫竽。只是三十年前，西人對於中國宗教，

太不了解。專以民間迷信定命為說。且因智識階級，不若

西人每星期日赴教堂虔拜祈禱，遂謂中國文人不信宗教。

而於中國佛教維新運動，語焉不詳。亦多誤解。於回教則絕

無興趣。一九四六年，予幸得 Guggenheim 獎學金，回國研究新儒學一年，並受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宗教史委員會之托，乘機搜集民間宗教、佛教改革、與回教資料。回美後到各大學巡迴演講。此書即為所講演詞六篇。

此書針對當時西人明瞭中國宗教情況，特別注重應分文人宗教與平民宗教兩層次。民間宗教除迷信以外，尚有新唐社，強調道德，平民操縱，三教調和等積極方面。文人宗教則除知述宗教辨論，宗教運動，與科學與人生論戰之外，特重文人之修身俟命，信天命等傳統觀念，而以馮有蘭、熊十力、唐

居毅等人的思想為例。熊氏思想之西方介紹，此為第一次。此後學術研討會、博士論文、與期刊文章專論熊十力者，已超過十宗矣。傳教士素未注意回教，惟不出回教之傳入、分佈、文獻、與習尚之範圍。故本書特重其如何漢化。

此書成於三十五年前，出版後即有德文與西班牙文譯本。一九七〇年又有日文譯本。今有漢譯，誠是幸事。此三十年間，本人觀點並無大變。當然新資料迭出。文人宗教與三教調和之理論，漸得兩人明白。論文專書，琳琅滿目。回顧我國，回教聲浪已沉。道佛兩教，均漸現代化。儒學且有復興現象。此則可為我國宗

·現代中國的宗教趨勢·

教前途慶賀也。

民國七十六年八月
陳景捷

目錄

現代中國的宗教趨勢序	陳榮捷	1
第一章 儒家的衰弱與復興		1
一、儒家的沒落		2
二、儒家的再評估		23
三、孔子真正宗教地位之發現		28
四、唯識論新儒家的發展		36
五、理性主義新儒家的發展		53
第二章 佛教的現代運動		71
一、近代的改革		73
二、由淨土的形式主義到虔敬		82

主義

三、由律宗與禪宗到密宗 90

四、佛經——由漢文到巴利文 101

與藏文

五、態度——由儀式的行使到 104

宗教的表現

六、領導地位——由僧侶到居 111

士

七、生命的出路——從來世到 114

現世

第三章 佛教思想的發展 121

一、唯識宗在歐陽竟無手中的 135
重振

二、太虛和尚的法相唯識論 151

三、熊十力的新唯識論

第四章 民間宗教

175

一、宗教的兩個層次

181

二、道教的沒落

187

三、傳統宗教社會的發展

199

四、新宗教結社的興起

206

五、重大的趨勢

214

第五章 回教的覺醒

237

一、自由主義的傾向

241

二、對可蘭經的新態度

248

三、思想的覺醒

253

四、與國民生活的整合

263

五、新的求法運動

275

第六章 知識份子的宗教

一、爭論時期

279

二、肯定時期

302

三、不確定時期

331

第一章 儒家的衰落與復興

中國的宗教在許多方面都令人困惑難解。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的政治、教育和文學都經歷了一番徹底的革命，相形之下宗教方面就顯得比較沉寂。整個來說，一般老百姓仍然和幾個世紀以來一樣，安靜的過著他們日常的宗教生活。道教的神玉皇大帝仍然穩坐在他的寶座上，三佛也照樣平靜的站在他們的蓮花座上。

這樣說來，在廿世紀中國激烈的變遷之中，宗教似乎是置身事外了。但是，我們卻不該讓這種表面的平靜遮蔽了耳目，因而看不到中國的宗教正在發生的巨大變化。他們把神像丟出寺廟，破壞寺廟，廢止所有宗教的風俗習慣。他們把無神論——而不是信仰——視為精神發展的巔峯。因此，就一方面說，中國的宗教是穩定不變的，但是從另一方面說，又是變動不居的。

就某一個觀點來看，這種變化純粹是反面的——譬如反宗教運動，消除迷信，

宗教組織的衰落等都是。但是從另一個觀點看，則這種變化却又是正面的、建設性的。因為中國的宗教現在有了一個新的生命。即使是中國宗教的批判者都不得不承認中國的宗教有了新的發展，新的覺醒，新的成長。

這些新的發展本身就矛盾得令人困惑。在再生的過程中，他們放棄了古老的信仰與實踐方式，但是有許多在傳統中一直留傳的事物，他們照樣又保留下來，因此，中國宗教的全般狀況是複雜而不易理解的。以下的篇幅中，我們將勾勒出五十年來這種狀況的梗概，我們尤其要特別用心於三個體系的最新趨勢，這三個體系是儒家、佛教與道教。我們先從儒家開始。

一、儒家的沒落

對於眼光局限在傳統風俗習慣的那些人，以及現在仍然在反對這些風俗習慣的中國青年學生而言，儒家必然是屬於過去的事物。若以一個宗教體系視之，或者不如說，若以一個擁護且促成傳統禮俗的現世體系 (secular institution) 視之，儒家無疑的已經被推翻。這的確是五十年來一件重大的事情。

作為這樣的一個體系，一九〇六年是儒家的地位在中國歷史上達到顛峯的一年。一九〇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滿清王室爲了拯救他們瀕於崩解的王朝，（由德宗皇帝）下詔將祭孔提高到與祭天同等的地位。這一來便將這一項傳統上的「從祀」提昇爲「大宗」，同時也使孔子成了「配天」^①。

這種表態具有兩個極爲重大的意義。首先，這代表這位「先師」從此蒙受了最高的榮耀。漢平帝是最先諡封孔子的人；他在西元元年（元始元年）諡封孔子爲「宣尼公」。西元七三九年（開元廿七年）唐玄宗諡封孔子爲「文宣王」。在當時，這是孔子最高的封號。但是，如果一〇〇八年的「至聖」也算的話，那麼這個封號更高。然而中國人最多也只願意做到這樣的地步了。一〇七四年，當時的太學請願尊奉孔子爲「皇帝」，但都爲禮部否決^②。第二，這種表態有著將孔子神化的意味。在中國歷史上，也唯有這一次官方企圖將孔子塑造成一個神。在西漢時代（西元前二〇二年到西元九年）的確有一些學者視他爲神^③，可是整個的說來，中國人只推崇他是一個人的榜樣，而不會將他當作主宰人類命運的神來崇拜等，至於說到一年四季的祭孔——不論是在京城，在孔子的故鄉曲阜，或者差不多在所有的行政區——以及學校裏的學生傳統上每天都向孔子的牌位跪拜叩頭，則只是出於對這位「至聖」的尊

敬。

但是清廷的努力是徒勞無功的，不但救不了滿清帝國，也未能拯救這個孔教體系。曾經有人發起一個運動，企圖將孔教定為國教，可是這個運動卻完全失敗了④。下面，簡單的敘述一下這個運動：一八九八年百日維新的靈魂人物康有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向滿清皇帝請願，希望將孔教定為國教。他宣稱「半部論語治天下」，並且又在歐美各地宣揚「大同世界」的儒家烏托邦⑤。一九〇七年，當時的哥倫比亞大學學生陳煥章（一八八一—一九三一）在紐約組織了一個「孔教會」（Confucian Society）以康任會長，陳自任執行秘書。孔子生辰紀念日的時候，又在中華聯合協會（United China Society）舉行傳統的紀念儀式。會中有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哈特（Hart）參加⑥。一九一二年陳又在上海，一九一三年在北京，稍後在曲阜，陸續成立孔教會。才不過一年，孔教會便在中國、滿州、日本、香港與澳門等地設立了一百三十個分會⑦。一九一三年陳又開始出版「孔教會雜誌」（Confucian Society Magazine）。在這一本雜誌中，陳使用一部以孔子出生那一年為紀元的新曆法。孔教會特別注意青年、農人、工人、商人、婦女與鄉村等問題⑧。一九一三年孔教會又向國會請願，要求採行孔教為國教。嚴復（一八五三—一九二一）與夏曾佑（一八

六五（一九二四）等著名的學者都在請願書上簽署，領導這個運動^⑨。另外還有其他學者支持這個運動，其中包括張東蓀。他說：「孔教是數千年來中國文明的結晶，實際已臻於國教的地位。」^⑩外國的學者也支持這個運動，例如瑞奇納·江司頓（Reginald F. Johnston）。他參加了孔教會，同時表示他「完全同情這一個使孔教成為國教且維護其為國教的運動。」^⑪差不多每一省的軍閥都有電報湧進京城，表示支持這個運動。一九一三年十月在北京天壇集會的憲法起草委員會起先拒絕立法定孔教為國教，但最後卻在妥協之下，在第十九條補充說「在公民教育方面，將以孔子學說為道德教化的根本。」^⑫一九一四年二月八日，袁世凱（一八五八—一九一六）總統由於一心想當皇帝，於是下令恢復一九一二年民國以來即已停止的祭天與祭孔^⑬。一九一四年八月，袁本人著儒冠儒服，代表人民行祭儀^⑭。可是他卻在一九一六年去世。他的去世對這個運動是一個致命的打擊。但是孔教會仍然不停的對新的國會施加壓力。這件事的詳細情形，需要有人來為後代的人記述。但是，就本書的目的來說，我們現在所提到的，已經足以說明這個運動雖然得到許多學者與官員的支持，但很快的就完全失敗的原因了。

這個失敗，首先，意味著在憲法上將孔教定為國教之努力的失敗。雖然一九二

三年的憲法的確說明「中華民國的公民得以尊敬孔子而又自由的信奉其他宗教。」¹⁵但是，這裏只說「尊敬」並無宗教的意味。從一開始，大家的情緒就是一面倒的反對國教運動。最先起來反對的人，其中之一就是康的學生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他說：「那些維護孔教的人只是將現代思想加進儒家名詞裏面，然後說孔子都知道……他們愛孔子，可是他們不愛真理。」¹⁶「國學大師」章太炎（一八六八—一九三六）的學術成就與見解向來是激進與保守兩派人士都敬重的，他也譴責這個運動，說它是倒退的，因為「中國從來就不曾有過國教。」¹⁷他這句話反映了當時的人共同的想法：因為，那些擁護國教的人唯一提得出來的證據便是皇室的祭天。而反對者認為，那純粹只是儀式的，並且是皇帝私人的事務¹⁸。陳煥章說，自從（戰國時代）魏文侯受教於孔子的弟子子夏（西元前五〇七—四〇〇）之後，孔教便是國教了。但是這件事並沒有歷史的根據¹⁹。另外還有人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又在西元前一三六年（建元五年）設立五經博士，以儒家經典為教育的根本，這時孔教便是國教了。不用說，這個說法是不合理的。因為，漢武帝的做法固然使儒家獲得了至高的地位，但它並不因此就成為國教²⁰。陳又說，由於中國所有的宗教禮儀都是以儒家學說為基礎，所以孔教便是國教。這樣的理由顯示他只是絕望的在找一